

### 第三章 生聚教訓 - 句踐的人物形象

句踐，越王允常之子。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為越王。句踐元年，吳王闔廬因聞允常新死，乃興師伐越，反遭句踐敗於檣李。闔廬負傷，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夫差謹遵遺命，三年而敗越於夫椒，句踐僅能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此後，句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而滅吳，其事則為後人所悉。

然而吳越爭霸之事，在《左傳》和《國語》當中記載所側重的方向並不相同。在「右史記言，左史記事」<sup>1</sup>的前提下，《左傳》所述，乃偏重於吳國在夫差個人種種荒淫無道的舉措中，斷送江山，結束國祚。記敘的重點自始至終均在強調吳國之敗，實是肇因於國君驕奢，不修內政，以致小人得意，忠臣滅絕。而對於句踐含辱忍垢，以圖自雪的歷程並未多費筆墨。簡言之，《左傳》似乎直把吳國的覆亡，歸結於「禍由自生，敗乃自起」；反觀《國語》乃因國別史之便，對於句踐為求復國，在內政外交上所做的種種努力和施政俱有詳細鋪陳。《史記》相關篇章中則截取二書之長，另闢谿徑，自成一家：對於夫差之過，太史公未有迴護；而對於句踐超乎常人的意志和決心，則給予極大的肯定和推崇。本章所要探討的，在於看司馬遷如何運用這些史料，鎔裁鍛鍊，於筆下創造出一個有血有肉的句踐形象；除此之外，當中有無深意可求？司馬遷對句踐其人其事的觀感及論斷又為何？這些正是我們所欲關注的議題，以下分節敘述。

---

<sup>1</sup> 《禮記 玉藻第十三》：「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70年，頁545。

## 一、強化句踐為禹後世的形象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開宗明義於文章起首即云：「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sup>2</sup>且在 太史公自序一文裡也提到：「少康之子，實？南海。文身斷髮，龜？與處，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sup>3</sup>針對這個說法，梁玉繩認為，此乃穿鑿附會之說，不足採信，並舉出有力的證據：

案禹葬會稽之妄說在 夏紀 ；夏商稱帝之妄說在 殷紀 ，而少康封庶子一節即緣禹葬于越，偽撰。蓋六國時有此談，史公繆取入史，後之著書者，相因成實。史并謂閩越亦禹苗裔，豈不誕哉？《墨子 非攻下篇》：「越王繫虧出，自有遽始邦于越。」《漢地理志注》臣瓚曰：「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不得盡云少康之後。」 世本 ：「越為？姓，與楚同祖。」故 鄭語 稱？姓夔越。韋昭 吳語 注：「句踐，祝融之後。」然則越非禹後明矣。 越語 ：「范蠡曰：『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 韓詩外傳八 曰：「越亦周室之列封也。」然則越非夏封明矣。

4

雖然後人對句踐為禹後一事有諸多懷疑，但太史公顯然深信此說，並據此打造句踐聖人之後的形象。其具體表現有二：

<sup>2</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 690。

<sup>3</sup> 《史記 太史公自序》，頁 1356。

<sup>4</sup> 清 梁玉繩：《史記志疑》，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59 年 7 月影印，頁 463 - 464。

(一) 以「少康中興」一事預示句踐之復國必成

魯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悉以精兵伐越，敗之夫椒，句踐請和。夫差欲許之，然伍子胥諫阻。此事《左傳》、《國語》中俱見，差別只在伍子胥勸諫的理由內容不同。《國語》此事分見於 吳語 及 越語上。先看 吳語 的寫法：

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sup>5</sup>

上段引文記敘伍子胥說服吳王的重點在於畏懼敵人日後坐大，反對自己造成威脅；更何況對手句踐並非等閒之輩：他好信愛民，深得百姓之心；是以吳國今日縱虎歸山，明日越國必成為吳國後患。

越語上 伍子胥所述，則是就吳越兩國形勢來分析：兩國風土民情相近，攻下越國的實質利益必大於攻打遠在中土的齊國。

夫差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

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員聞之，陸人居陸，水

---

<sup>5</sup> 《國語 吳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595。

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sup>6</sup>

而在《左傳》當中，伍子胥卻是拿歷史上著名的「少康中興」一事來做比喻，把句踐和少康相提並論，認為以句踐之力，要復興越國的可能性遠比少康中興要大的多。而《史記》就完全採用《左傳》這段文字：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棼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7

《史記 吳太伯世家》其文與《左傳》此篇就幾乎如出一轍：

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

<sup>6</sup> 《國語 越語上》，頁633。

<sup>7</sup> 晉 杜預注：《春秋經傳集解》，相臺岳氏本，臺北：新興書局，1990年，頁394。

后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後遂收夏眾，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

8

越王句踐世家 裡只有很簡短的句子說明伍子胥諫阻吳王夫差：「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sup>9</sup>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在選取這段史料時，不只單單僅採用《左傳》的部分，甚至在語句敘述上也幾乎大同小異。由此我們推測：司馬遷乃以此來強調句踐為禹及少康之後的印象，除了明白揭示了句踐之復國必成外，更重要的是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以小搏大，眾志成城，終而消滅勁敵，成功復國的事蹟和句踐有著太多雷同，總可以算是句踐不辱其祖先光榮的傳統。如此看來，則太史公於此讓兩人產生關聯是迭有深意，絕非偶然的。

## （二）運用相同的文字來記敘禹和句踐的努力

前面提到，在《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中，開宗明義就提到句踐乃禹之世系。其實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其他的文字裡找尋到太史公意欲讓句踐和禹牽連的蛛絲馬跡。首先是 夏本紀 裡的一段文字：

---

<sup>8</sup> 《史記 吳太伯世家》，頁 5 7 9。

<sup>9</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 6 9 1。

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10

這段文字的樣貌恰好和 越王句踐世家 中敘述句踐為求復國，殫精竭慮的情況極為神似，並且類似的措辭在《史記》全書當中僅出現使用於描述禹及句踐身上；甚至太史公在其後的傳論中就直接讚美句踐踵繼了禹的遺烈：

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sup>11</sup>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sup>12</sup>

綜觀以上敘述，則太史公對句踐不僅以「賢」稱譽之，更在語句上使用了和禹相近似的文字，強化了句踐延續其先人大禹遺風的印象，無形之中也大大提高了對句踐的評價。

## 二、刻畫句踐自失敗中成長歷練的過程

雖然，太史公讚美句踐為「賢」，然而這並不表示賢人是「生而即賢」的。相較於《左傳》、《國語》較為零碎的描述，紀傳體的《史記》更能從人物的各種

---

<sup>10</sup> 《史記 夏本紀》，頁45。

<sup>11</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1。

<sup>12</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6。

面相著手，細密地勾勒交織出人物與事件的牽動。在吳越兩國爭強的時間推移當中，太史公的筆法曲盡了句踐的成長改變，正與小說家佛斯特所說「圓型人物」的典型不謀而合。<sup>13</sup>同時也為歷史學家在替人物做傳時所必須察查了解的原則。

杜維運曾謂：

長傳人物的性格 ( character )，應做細膩的分析與描繪，尤其應從時間上看其變化。人是幻變的，時間變了，偶然的事件發生了，沒有人不變。人的特殊的天性不變，然其目的，其理想，其價值意識。其意志力，可能全變。沒有人在德行 ( virtue ) 或愛好 ( love ) 方面不變。<sup>14</sup>

在太史公的筆下，句踐的確有所轉變。魯哀公元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伐而往伐之。范蠡諫阻，然句踐未加採信。此事僅一見於《國語 越語下》，而司馬遷單錄之。

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sup>15</sup>

及至大敗，僅得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時，句踐又不禁喟然嘆道：「吾終於此乎？」

<sup>16</sup>；爾後更在聽聞伍子胥力勸吳王勿許越平時，還曾憤而有玉石俱焚的想法：「句

---

<sup>13</sup> 佛斯特：《小說面面觀 人物》，臺北：志文出版社，1991年，頁57 - 72。

<sup>14</sup>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 傳記的特質與撰寫方法》，頁296 - 297。

<sup>15</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0。

<sup>16</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1。

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sup>17</sup>此二事僅見於《史記》，未見於《左傳》《國語》。但從《史記》所述三事來看，均顯示出句踐的性格莽撞自負，衝動爆烈，原非忍辱負重之人。但難能可貴的是句踐能記取前車之鑑以為後事之師，並接連受到文種、范蠡、逢同等臣子的建議與鼓勵，終於能擺脫陰霾，重拾信心，對內苦身焦思，對外忝顏卑辭厚禮；一切努力只為復國雪恥。所以我們明顯地看到句踐的成長與改變：一次是在句踐自會稽歸後七年，句踐自認已有能力可報吳國之仇，然逢同止之，句踐倒也能從善如流，並未輕舉妄動：

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敝，可克也。」句踐曰：「善！」<sup>18</sup>

其二是在吳王夫差殺了伍子胥之後，原本認為可趁此時機大舉伐吳的句踐，最後還是聽從了范蠡的建言，克制了自己意欲報吳之念；忍小忿待時機以成大謀，終於在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時率兵攻打吳國，取得絕對的勝利。

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

<sup>17</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 6 9 1。

<sup>18</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 6 9 1。



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sup>19</sup>

句踐再度按捺住衝動，聽從幕僚的決策。凡此種種，皆非原來暴烈性格的句踐所能辦到。凡涉及句踐原來性格莽撞之記事，《史記》錄有三，而僅一見於《國語》；而其後用來表現句踐能夠適時接受臣子的建議，壓制衝動的記述有二，蓋乃脫胎於《國語 越語下》的「句踐五問范蠡」<sup>20</sup>。這些材料在司馬遷的系聯穿插，增潤安排之下，就能產生更為豐富的意義。太史公特別著眼於此，突顯出「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難得的人生歷練；同時也讓後人了解到：惟有通過這種嚴苛的淬煉，才能提昇人的意志，使其成為真正不被打倒的巨人，也才能成就個人的人生高峰。

### 三、強調句踐雖身居困厄，終究能洗刷前恥，一償前辱

這可以分為兩點來進行說明，一是「能忍」的部分，一是能「力圖自強」。

#### （一）忍受屈辱，不向困厄低頭

在 越王句踐世家 裡有例可資說明。句踐在困於會稽之時，曾喟然長嘆道：

<sup>19</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2。

<sup>20</sup> 詳見《國語 越語下》，頁648 - 652。五問乃分別是：王（句踐）召范蠡而問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既年少，未有恆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粥，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

「吾終於此乎？」<sup>21</sup>然大夫文種勉勵他勿自怨自艾，雖此身暫遭蹇頓，未必非福：

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翟，齊小白？莒，其卒王霸。

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sup>22</sup>

此文確乎乃《史記》所僅見，所發抒的情感蓋近於 太史公自序 及 報任少卿書 裡的一段：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sup>23</sup>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24

不同的是， 太史公自序 和 報任安書 中所舉列的，俱是留有文章不朽盛事的人物；而置於此段欲與句踐並提者，則都為諸侯霸長。但是其中所要表達的，當是將句踐視為「能忍辱負重，刻苦自勵以求事業成功」的同一類人物。除此之外，為了請和於吳，「句踐請為臣，妻為妾」<sup>25</sup>，「請委國為臣妾」<sup>26</sup>。如此屈

<sup>21</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 691。

<sup>22</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 691。

<sup>23</sup> 《史記 太史公自序》，頁 1353。

<sup>24</sup> 《文選 報任少卿書》，臺北：五南出版社，民國 80 年，頁 1042。

<sup>25</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 690。

<sup>26</sup> 《史記 吳太伯世家》，頁 579。

辱都能甘之如飴，則後人對於句踐意欲復國的決心也就更加能體會了解了。

## （二）怵惕自警，力圖自強

談到句踐於國內所做的種種努力，《左傳》僅僅在伍子胥和吳王夫差的對話裡提到「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勞。」<sup>27</sup>一語；相對地《國語》就有比較精采詳細的刻畫，尤其又以《越語上下》篇為最；到了《史記》則只採扼要的敘述。

《越語上》中不但詳述了句踐在經營國政時，因重用大夫文種所制定的施政方針而獲得了國富民安的具體成果；另一方面，在《越語下》中則細寫句踐成功的對外策略乃完全出於范蠡的一手規畫。我們比較《越語上》和《越王句踐世家》的內容，當可發現：在《越語上》中，句踐不但能誅已過，以安撫民心，「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嘉，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sup>28</sup>；為了蕃衍生息，厚植國力，又推行了一連串的措施：

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

---

<sup>27</sup> 《春秋經傳集解》，頁394。

<sup>28</sup> 《國語·越語上》，頁634。

子之遊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sup>29</sup>

這些材料，經過司馬遷理解鎔鑄後，則僅剩下簡短的描述而已。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多了兩項無從稽考的情節：一是「嘗膽」，一是「自我警惕」：

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sup>30</sup>

「嘗膽」一事不知從何所出，司馬遷或許有其他的史料可資憑藉；然其代表的涵意卻是和用言語自我警惕是一樣的。目的都是為免自己忘記國仇，不使自己因時間的久長而沖淡復仇心的強度。至於自云「汝忘會稽之恥邪？」一事，吾人認為此事與夫差極有關聯。《左傳》定公十四年，闔廬與句踐戰，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便有以下這段記述：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sup>31</sup>

《史記》同樣收錄此事，只是面貌稍有更改：

---

<sup>29</sup> 《國語 越語上》，頁635。

<sup>30</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1。

<sup>31</sup> 《春秋經傳集解》，頁391。

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sup>32</sup>

我們推測，句踐自云不忘復仇一事應是據此而來。姑不論太史公所本為何，亦或甚至是太史公刻意使用這樣的手法來營造句踐時時刻刻，心念復國的印象。不可否認的，這兩段情節的加入，除了能讓句踐意欲雪恥復國的色彩更加濃烈，人物形象更為靈動之外，同時隱隱中似乎也讓句踐夫差形成一對照的關係。

最後還有一點可以提出來探討的是，魯哀公元年，句踐伐吳反遭敗績，僅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而哀公十三年，越王句踐是趁著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之時，率兵襲吳。《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雖云：「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sup>33</sup>。但在 吳太伯世家 裡卻有這麼一句：

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sup>34</sup>

查閱《左傳》和《國語》的記載，俱無提及有關「五千人」一事。句踐當時以五千人保於會稽，是據《左傳》所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sup>35</sup>而來。然而句踐以五千人與吳戰，則僅《史記 吳太伯世家》一見；反倒是在《左傳》哀公十三年有這樣的一段描述：

---

<sup>32</sup> 《史記 吳太伯世家》，頁 579。

<sup>33</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 692。

<sup>34</sup> 《史記 吳太伯世家》，頁 580。

<sup>35</sup> 《春秋經傳集解》，頁 394。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sup>36</sup>

由《左傳》這段文字看來，似乎是司馬遷弄錯了：把吳國王孫彌庸在越國來襲時派遣與戰的五千士徒誤植為句踐之師。此事前人已曾發現：

案：陳氏測議謂：外傳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當起數道之師，不止五千人。余攷哀十三年左傳。是戰也，吳大夫王孫彌庸屬徒五千，史公必因此而誤。<sup>37</sup>

此外，在句踐伐吳的日期上同樣也有一處出入：即六月丙子與戊子之別。吾人假設一個可能性：若撇開誤植的情況不考慮的話，則特別拈出「五千人」的數目就饒富意義了。因為它如同象徵著一件事情的首尾般，清楚地標示出句踐「在那裡跌倒就從那裡站起來」，大有以報前仇，盡雪前恥的意味。倘若如此，則這樣的出入或許可以解釋成司馬遷因在主觀上有所認定，致使下筆時潛意識裡發生誤植的情況，那麼，「五千人」一事就不再僅是個無心之過，反倒是有跡可尋，有理可徵了。

---

<sup>36</sup> 《春秋經傳集解》，頁 4 1 0。

<sup>37</sup> 清 梁玉繩：《史記志疑》，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5 9 年，頁 3 7 8。

#### 四、刻畫君王冷酷無情的性格陰暗面

漢興之初，助劉邦而有天下之良將能臣皆裂土受封：

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sup>38</sup>

初時受封侯者百有餘人，然則百年之間侯者僅得餘五。後世子孫？然再是不肖，則國君意欲削割異姓諸侯之地，其勢亦甚明矣。太史公嘗云：

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sup>39</sup>

由此言之，對於君臣之間互信互守的情誼，司馬遷是極為嚮往的。然而眾多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為人臣者不忠，通敵叛國之事雖然是數見不鮮，不足為奇；而為君主者為求專擅政權，以「兔死狗烹」的心態誅殺功臣者更是不在少數；所以自古功臣能將總是逃脫不開「功高震主」的陰影。

句踐雖能隱忍奇恥大辱，歷經漫長的二十二年生聚教訓，終於殲滅敵人而報

---

<sup>38</sup> 《史記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頁353。

<sup>39</sup> 《史記 樂書》，頁467。

當年之仇，然對於當初倚之為股肱，視之如心腹，言聽計從的范蠡、文種二人卻未能因感念其功而善遇之。太史公藉由范蠡之口道出：

范蠡遂去，自齊遣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sup>40</sup>

其後又再一次點明：「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sup>41</sup>。這些片段都未見於《左傳》、《國語》，然太史公正於此充分說明了句踐性格陰深的一面。姑且不論句踐是否真的有「長頸鳥喙」之相，重點在於他「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的性格。就是基於這點，才造成范蠡的出走，即便句踐語出恫嚇，也改變不了范蠡離開的決心：

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sup>42</sup>

此言雖是從《國語 越語下》脫胎而出：「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sup>43</sup>然而以常情評斷之，為求人留下而竟以他的身家性命加以要脅，這豈非欺人太過？姚祖謙於此語下便加註云：「語便不情。」<sup>44</sup>這是個極度沒有感情的人才會說出的話，也充分突顯了句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可怕。

除了范蠡，太史公還細膩地描寫了句踐殺文種的經過：

---

<sup>40</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3。

<sup>41</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5。

<sup>42</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4。

<sup>43</sup> 《國語 越語下》，頁658。

<sup>44</sup> 清 姚祖謙：《史記菁華錄》，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81年2月，頁67。



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sup>45</sup>

句踐殺文種之事《左傳》、《國語》俱隻字未提，僅有《越絕書》、《吳越春秋》中提及。司馬遷和其後出的《越絕書》、《吳越春秋》二書極可能參閱過同一批吳越當地的史料。<sup>46</sup>但司馬遷顯然認定「句踐殺文種」其事的可信度，故採錄之；相對而言，亦即表示司馬遷在撰寫此段歷史時相信句踐曾有殺功臣的舉動，此事不容隱瞞。在這段敘述當中，句踐賜文種劍時的冷漠無情，更是令人驚訝潛藏於其內心深處幽微陰暗的面貌。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件事情上來觀察句踐的性格。魯定公十四年，吳王闔廬興師伐越，當時句踐欲造成吳師的混亂而趁亂取之，於是採取奇襲策略：

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陣，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sup>47</sup>

我們翻閱在《左傳》中所描述的戰爭裡也未曾見過如此慘烈的「奇襲戰術」。大批士兵集體自剄的場景想必是十分血腥，也十分駭人的，無怪乎吳師會因此大亂陣腳而慘遭敗績。然而嘗試以這種方法來換取勝利的國君，則似乎過於殘忍無道了。雖說「死士」敢於以生命作為賭注，但畢竟在這件事情上至少顯示了句踐

---

<sup>45</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3。

<sup>46</sup> 見俞紀東譯註：《越絕書 前言》：「可見，司馬遷採納《越絕書》中有關資料的可能性並非不存。」，臺灣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

<sup>47</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0。

並不能算是個仁厚的君王。耐人尋味的是，在《國語 越語下》裡提到吳王夫差被句踐擊潰之後，曾有求和之舉。句踐不忍，原欲許之，最終是由范蠡出面嚴峻拒絕了吳國的求和。《史記》也轉述了這段經過：

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sup>48</sup>

對於二十二年來臥薪嘗膽，力求報復的宿敵尚且有如此心軟的表現，實在很難讓人和「使死士挑戰，呼而自剄」的句踐聯想在一起。如果說是句踐二十二年來心境有所轉變，變得如此？大不忍；那麼，也就不該在數年後以冷酷無情的口吻，賜劍給二十二年來患難與共，不離不棄的老臣。如此一來，句踐性格面貌的不一致便頗令人費解。

我們認為，藉由這些事件的比對倒是可以推測出一些端倪：吳王求和之時，由范蠡出面回絕一事看來尤其顯得十分詭譎，因為那實在迥異於句踐的行事作風。倘若句踐殺文種時能使用「子為我從先王試之」這樣的巧飾，則句踐對其二

---

<sup>48</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2。

十二年來的宿敵投降時謂「不忍」就應只是一種夸辭；亦即表面上的態度是一回事，而真正背後的用意則交由臣子出面來執行。以范蠡之賢明，定不致讓國君輕易放過讎敵才是。所以在《國語 越語下》的原文有一句：「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sup>49</sup>而《史記》當中也未敢遺漏，同樣有：「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sup>50</sup>一語，太史公於此巧妙地點明句踐當是藉由范蠡來遂行其意的曲折。由此觀之，對於句踐君王性格當中陰暗的一面，《史記》裡是更加顯明的呈現出來了。

---

<sup>49</sup> 《國語 越語下》，頁657。

<sup>50</sup> 《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頁692。